

豫章

章

叢

書

第二四六冊

芑山文集卷三

宜春 張自烈著

上書一

上爲友訟冤書

崇禎十一年月日袁州大學生臣某謹昧死上書皇
帝闕下臣觀今天下公忠蒙誣末有如臣友山西學
臣袁繼咸者也臣丙子秋應試南闈報罷將歸里間
咸就繫匭聞來京師唁咸獄中竊嘆咸七年七月內
奉勅到任九年九月內撫臣吳姓會同按臣張孫振
合疏具題請特加優擢以重學政奉吏禮二部察議

具覆之旨公論旣明官方自肅治平可致足待本年
十月十六日則按臣以蔑憲焚賊糾咸矣荷蒙聖慈
不卽斧鑕革職解京究問令撫臣自行回奏臣念
咸素廉謹不宜溺職至是撫按又不宜矛盾若是之
甚卒觀按臣全疏臚列賊款臣駭且泣然臣非同官
復無言責不敢爲咸展辨獨臣與咸居同里學同塾
知咸莫如臣深其在晉服官行政爲紳衿所師法撫
道諸臣所嚮服者臣不遑縷述姑舉咸生平居鄉本
末爲我皇上陳之昔仲尼與子貢論士不辱君命自
行己始臣少壯見咸事親孝處友信方咸爲諸生咸

父業汾課咸有尺度咸終歲講貫恥謁郡縣甲子與
臣就試鄉闈謂臣曰咸親老且貧苟不售則子道闕
如惡能資事父以事君哉輒出涕又咸厭聲利攻苦
茹澹往往衣垢忘澣履穿弗顧及登賢書僦居郡城
僧舍卷裘外無長物族鄰稱之臣後先里中所親見
類如此今據案臣賊歟質諸咸生平居心行事如薰
蕕不相入此臣所以嗟異而莫敢信也夫曾參殺人
不疑盜金後世以爲誣咸不幸遭謗皆殺人盜金之
類耳上自藩王下逮士庶皆爲咸稱冤卽昨臣到獄
見咸咸曰死何足惜如鱗身負國何適業汾手書抵

獄其言曰古人蒙謗衆矣聖朝無冤獄兒始終審慎
自愛咸跪讀流涕臣亦流涕不已又臣來京師咸交
避宦南都者憐咸在難少有餽遺咸固卻勿受由此
觀之咸所自處與咸父所以戒咸皆灼然在人耳目
豈有廉介伉直如咸而婪贓自汙者哉始臣發金陵
就道或戒臣曰按臣方鈞黨毋顙賈禍臣曰不然周
宣王時左儒閔杜伯無罪不忍順君誅友王殺杜伯
左儒死之宋李繼隆以私隙誣轉運使盧之翰軍興
失期罪當死錢吉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已而
寇入寨事皆虛誕繼隆坐罷古今異事同情識者皆

知威誣枉與之朝等皆知陛下仁明寬恕咸可以不
爲杜伯臣可以不爲左儒又況聖明在上衆正盈廷
鈞黨惡自而起哉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臣二親皆
七十勤劬困憊伯倍於咸然臣獨間關伏闕上書瀕
危殆不悔雖愍咸無罪誠恐咸旦暮入地天下萬世
謂朝廷以某御史蜚書殺某學臣故敢觸死代陳冀
幸湔雪儻咸復見天日則國法信而人心服訐誣者
無所容公忠者益知勸矣伏惟陛下矜察

法曹讞書上臨候事白詔復官御史以撫軍特疏
發其賍私落職去時論快之先是臨候就逮諸生

傳山薛宗周者皆左右臨侯於厓深合孔門陳蔡之義太史馬素修爲紀其事斯亦足傳也丁丑九月日 自記

上諭特用書

崇禎十三年月日臣某伏讀明詔年來資格畛域擯壞人才考選屢奉旨舉貢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舉人并試過貢士共二百六十三名俱着于六部司屬都通大常寺衙門各司屬及推知正官通行察缺依次填補此係特用後不爲例臣見在廷諸臣奉詔唯謹莫有一人條可否爲國家圖

實用者雖復祖法無裨於治臣請昧死爲陛下陳之
昔高皇帝諭銓臣曰朝廷懸爵祿待士惟賢是用何
拘資格自今庶官有才能者不次用臣愚以爲祖宗
破格如張唯等十七人以舉人授編修朱矩等十九
人以秀才授御史葛均以訓導進學士張紱以明經
遷吏部皆擇其才且賢然後不次登用非盡庶官而
人人超擢也卽陛下今日特用亦將拔舉貢才能之
特出者用之非凡舉貢皆可用也迺一旦合二百六
十三人濫予寮署臣不知此二百六十三人者果皆
才且賢乎果皆才且賢尤當量能授職委任責成使

眞僞無雜進奈何概使之依次填補乎旣依次填補
無論未必皆才其間有不堪戶部而補戶部不堪兵
部而補兵部者不堪推知而補推知始用苟違其材
考課難責其效能必皆勝任奏最乎況今疆圉孔棘
兵民交困所需者出奇濟變戡亂之才非僅部寺司
屬推知缺應補也就此二百六十三人拔其尤者數
十人卑之殊秩委以重寄庶幾克濟焉有特用而僅
使之備員庶官乎質諸祖宗惟賢是用合乎不合乎
又况據臣後先聞見如某舉人某貢士皆迂庸貪鄙
不足稱使任陛下謂此等舉貢能潔已愛民鞠躬盡

粹乎能追踪張唯宋矩葛均諸臣乎然則存破格之名而忘其實不欲抑壞人材而究不能甄別真似實收人才之效諸臣謂一旦特用此二百六十三人足以法祖興治果可信乎抑臣尤有疑焉陛下既以前此考選不兼用舉貢與祖制不合則後此皆遵祖制皆兼用舉貢可也而又曰特用後不爲例豈祖制僅可行於一時不可行於異日乎豈此日舉貢二百六十三人皆堪特用異日雖復有才且賢遠邁此二百六十三人者皆不足用乎此又明旨不可以告中外臣民者也臣無言責宜苟且拱默退獨以特用曠典

關人才隆替繫宗社安危過此不言雖悔無及廷臣不知其弊而不能言罪小臣知其弊而不盡言罪大輒敢獻其愚陛下誠考古敷奏明試之法以推廣祖宗破格用賢之意特用舉貢萬世無弊不必後不爲例也

上諭左兵橫暴書

崇禎年月日臣某謹昧死頓首上書皇帝闕下竊聞比年官兵名曰勦寇實則蠹民樞臣不察閫帥不問荼毒非一日然未有如左兵之酷者而臣袁州被害尤甚臣袁人也親見左兵不殺賊而殺百姓其患倍

從於寇不盡殺郡縣百姓不止百姓盡則封疆隨之
一時廷臣聞袁陷情形未嘗不切齒流涕卒不敢露
章入告陛下何自而知之夫左鎮豈必跋扈不臣獨
是毀軍制耗帑藏將來禍劇皆始於兵此二祖列宗
在天之靈不能無怨恫而袁士民死鋒鏑者沈寃銜
憤欲叩愬闕廷而無路者也臣愚不勝痛恨敢憑風
爲陛下陳之癸未十月賊陷長沙方乘間躡袁守令
紳衿先賊逃去臣獨扶老稚匿山中聞賊僅索馬匹
未暇焚掠迨十一月左兵至連營城內外恣意肆虐
距城四五十里無貧富涓毫殆盡未幾則入鄉搜山

矣分鈔各邨聚矣檄曰無金者殺無赦老少烏駭獸
竄露宿草淩裸凍困飢餓以幾幸不見左兵於萬一
者左兵復誘土猾鄉導晝伏夜行礮擊火攻無一姓
得免及捕獲老少劫束莖楚焚炙剝剔皆律令所未
見旣得金又剝而饗之它不放舉卽臣一門骨肉從
丁疎近男婦死者十餘人臣身被重創不死者幸耳
據臣目擊則有合室駢死無噍類者有身首異處者
有割耳鼻斷脛股蠕動類人筵者有男婦數百人蟻
屋厓穴左兵積薪具炭熏炙骨枯皮爛者有東奔西
突枵腹死者有稚兒啼號母畏兵踪跡舉而委溝壑

者有父死子不敢臨哭弟亡兄不能掩薤方臨哭爲
左兵手刃者有僵屍道旁狗彘烏鳶囓食者又有射
死殺死暴露門庭左兵過而見之復刺刃胷脅糜碎
頭面震呼號叫以爲樂者嗟乎百姓何辜罹左兵刀
俎至此極哉先是賊所未盡拏戮之男婦老稚未盡
焚燒之廬旅芟舍與未盡剽奪之金帛服物牛馬雜
畜左兵則一舉而盡之方其環掠歸營兵以殺人多
者爲勝將以搜貲厚者爲功重茵疊褥紫衫朱履椎
牛釀酒浮白投盧不復知有勦寇事紳衿婦女劫質
在營垂首供頤指靦顏佐燕笑少忤意則立斬不惜

雖然左兵虐民不止是也臣所言百千未悉其一二也鄉令左兵延引一月則袁土墟矣陛下不思所以制之臣恐各省直官兵皆無復尺寸安堵天下之禍不在寇而在勦寇之兵尙忍言哉或曰左兵悍且玩易譁毋激變夫兵橫暴不戢則禍不止於譁爲今計陛下宜下詔罪已聽袁士民赴闕陳左兵橫暴情形嚴勅兵部覈察監軍副將若而員正兵從兵若而人案律治罪使知所戒又密諭左鎮使慎擇忠敢材智將領分督各營仿先臣郭登戚繼光遺制厚其衣貲豐其犒卹時其訓練漸馴其蝟驚蠶食之性它降寇

雜處戎伍不愛死畏法者權宜防馭陰制死命使毒
無所試用命則優異之不悛則窮治之其進勦各兵
遴選副總官使約束嚴明不敢妄殺平民戮力進攻
銳圖功賞雖蕩滅羣寇無難是亦今日用兵去甚之
一法也不然今天下百姓盜賊屠其半水旱蝗蝻疾
癘耗其半酷吏猾胥鄉紳豪右市猶蠹其半左兵又
從而斬艾之炮烙之甚乖陛下宵旰憂憐百姓至意
傳曰民惟邦本陳子昂曰百姓樂死則天下亂藉令
百姓一旦憤左兵橫暴揭竿羣起而爲寇則是兵寇
蔓延無虛日也豈可勝道哉臣故謂官兵不可無制

未可憂其譁而置之陛下試能行臣之言選用良將
申明賞罰使將制兵而兵不至於爲亂天下幸甚

再上論官兵四蠹書

臣某伏見今天下官兵非獨一時橫暴而已其爲國
大蠹有四臣請爲陛下言之昔我太祖諭諸將曰假
兵逞志仁者不爲朕行師之際申嚴號令以戢貪暴
爾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又曰兵民相資兵之衣食
皆出於民民勤苦倍於兵詔山西北平諸衛令軍士
依時交取芻草免致勞民成祖遣李彬等往皂君山
捕盜諭之曰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汝等當以保民